

南越王

张兰亭 著
孙明奎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越王/张兰亭,孙明奎著.-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5

ISBN 7-5075-0621-5

I. 南… II. ①张… ②孙… III. 传记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241 号

南越王

著 者:张兰亭 孙明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惠军

封面设计:吴放梅

经 销:新华书店

社 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63099271 63097990

邮 编:100800

印 刷: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500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书 号:ISBN 7-5075-0621-5/K·27

定 价:38.00 元

华文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部 蛟龙乘势

占据卧龙地	30
淫贼野匪一网收	77
泣承兄长之命.....	128
秣马厉兵.....	164
铁军惊断淫王梦.....	197
智除神弩.....	223

第二部 南越称帝

汉封南越王.....	251
予牡毋予牝.....	276
天下奇冤.....	304
三遣使臣.....	356
南越称帝.....	401

第三部 取义归汉

讨伐佞臣·····	435
兵临城下·····	475
请罢兵致和·····	509
再遣陆贾使岭南·····	536
千古圣王名·····	570
尾 声·····	609
后 记·····	627

引子

这是一个难得的丽日蓝天。

早晨，浓浓的雾铺天盖地的笼罩着静静的番禺城。番禺城静极了，没有鸟鸣，没有风声，也没有兵欢马叫。大地、山河、林草、茅舍、人畜、鸟兽一切的一切，被漫漫的晨雾包裹得严严实实，岭南百越之地，笼罩在白莽莽的浓雾之中，似乎失去了活的生机。

有顷，状若银球的太阳，冲破晨雾，渐渐升腾起来，她毅然在雾的世界里登上了番禺城外的东山之巅。或许是迷雾抵御不了炽热的赤日光芒，或是潮湿的晨雾极其情愿地把偌大的岭南世界，让给了哺育万物生机的太阳。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以她的万道光芒，驱散了重重云雾，升腾起来了！长天之下的种种生灵，惬意、舒畅、奔放激情。

太阳从东山之巅，冉冉升腾高照，天空变得晴朗、明媚起来。一团团，一片片、一缕缕、洁白的云，像无瑕的白玉，在天空飘荡，人们恨不得把它们从蓝天之上抱下来，搂过来。假如能在这样的云海里徜徉，踱步，甚或美美的睡上一觉，那会是什么样的

感觉呢？但是，云依然自由自在地飘挂在蓝天长空，让人爱莫能抚。在丽日之下，天显得更加宽广；碧蓝，整个大地充满着一片生机。

此时的赵佗和任嚣，正像这万里蓝天白云一样，心情十分舒畅、欢快。两匹身高体长，一白一黑的秦川大马，轻松地迈动着蹄子，从番禺城出来。在数十名副将和护卫的侍奉下，从兵营到固岗山岭，赵佗和任嚣的坐骑，几乎一直哐哐叫个不停。赵佗和任嚣他两人并辔而行，又说又笑，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过。

秦皇二十八（公元前 219）年秋冬，当时，年仅一十八岁的赵佗，以超越常人的武功和韬略。击败一个个对手，当了五十万大军的副帅。秦始皇诏令主帅屠睢和副帅赵佗，率领东西两路大军。进攻岭南。在具体行程中，东路二十万秦军取道江西，这支劲旅又分为两路；一路取道余干、乐平一带。当年，不可一世的淮南王刘安曾说：“雒越人欲为变，必先由余干界中积募粮草乃入，在此伐材造船，余干之地当闽越襟领，北距大江，西隔重湘，兵争出入，常为孔道”。此路秦军进占扼守余干，就自然而然控制了闽越人自东北出入江淮的通道；一路扼守占据南野。南野位处江西南康县之南，它在赣江上游，是闽越人逾岭进入岭南越地的要冲，自然也是雒越人出入岭南的通道之一。东路秦军北驻余干，南据南野，构成这种军事态势，无疑逼使闽越人处于背水而战的极其不利的形势之中。在副将赵佗的率领下，东路秦军审时度势，以闪电般的出击，很快占领了闽越地区。同年，以其地设立了闽中郡。在东路秦军顺利进攻的同时，西路秦军在屠睢的率领下，取道湖南。在实施具体进军中，将三十万人马分为三路：一路扼守从湖南进入广西北地的九嶷要塞；一路驻守从湖南进入广西的谭城岭，即广西桂北的越城岭；一路自九嶷逾岭而下湟溪，沿北江而顺流直下占领番禺。至此，整个进攻岭南之地的秦军，形成了

从东西和北面夹击岭南越军的形势。

但是，岭南的雒越人，不肯为秦虏。当秦军大举进攻之时，他们便隐于丛林之中。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伺机向秦军发动攻势。使秦军不能像在征服六国战争中，刀对刀，枪对枪，阵对阵地与之厮杀。秦军腹背受敌，进入了尴尬被动的挨打之中。统军主帅屠睢被雒越人射杀，数十万秦军成为岭南山林、江河、原野间的孤魂野鬼，秦军损失惨重。

到秦皇三十（公元前 217）年，秦军被迫停止进攻雒越人。赵佗代行亡将屠睢之职，向秦皇上书，请求休兵养息，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此，数十万秦军奉命进入了“三年不解甲弛弩”与越人相峙的阶段。但是，岭南百越必须归入秦始皇的疆域之内，这是秦皇消灭六国之后的心愿。秦始皇十三岁登位，到二十一岁时亲政，他利用十年时间消灭了韩、魏、赵、燕、齐、楚六国，要一统天下，岂能放弃岭南百越之地？为彻底扭转秦军孤立无援，补养供应粮草和输送兵力的困难，秦皇下令监御史史禄“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史禄率领秦军和当地民工在广西兴安县开凿了沟通南北水运的灵渠。

灵渠修成后，秦皇重新部署了统一岭南的战争。秦皇三十三（公元前 214）年元月，诏令大将任嚣为帅，赵佗为副帅，将楼船之士再次南攻百越。从此，三年相峙防御阶段结束，得到人力和物力补充的秦军，势如破竹，击溃了雒越人的反抗，杀死顽固不化的君长译吁宋。自诩勇冠三军的雒越军统帅桀骏，做了赵佗的剑下之鬼，占领了大部岭南地区。随后，又挥军而下，攻占岭南越人其他居地。经过六年艰苦作战，以死伤几十万秦军的代价，到秦皇三十三（公元前 214）年八月，秦皇统一岭南的事业，宣告完成了。

此时的赵佗，是在率兵回到番禺，与统帅任嚣巡视秦军营地后在蓝天白云之下乘马而行的。

任器用欣慰的目光，看了看赵佗，说道：“佗老弟，岭南之役，你打得很漂亮，我已向皇帝陛下上荐书，要重重的赏赐你。”

赵佗笑了笑说道：“任大哥，不必！我赵佗能有任大哥知遇之恩，乃我赵家列祖列宗之幸，这些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人生一世，金银，财帛，皆身外之物。如我先师柳老前辈所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有此搏，乃是大福！”

任器笑了。心想，赵佗老弟不是追逐名利之辈，这点，他比谁都清楚。想当年，家住东垣的赵佗家蒙难。赵佗的父亲赵常明作为东垣主掌教化的三老，身陷囹圄之中；赵佗的妹妹赵凤，因其姿色倾城，被东垣的县令刘梦来和其爪牙牛宏陷害；更可恨的是，他的好友大木惨遭凌迟之刑。在万般悲痛和愤恨之下，赵佗远走他乡，躲避灾难，到五台山三松堂拜隐居山林的原赵国搏击大将柳直为师，习学搏击之术，吃尽世人难吃之苦，受尽常人难忍之难。其间，又有秦国看破红尘的老臣宋士琳，在五台山三松堂传授赵佗治国安邦的君王大略。学艺数载，文韬武略既具，柳先师与宋先师方才让他走出三松堂。赵佗虽有文韬武略在身，奈何东垣搭救他父亲赵常明无望，而且此时他的妹妹已从东垣县转至巨鹿郡，生死不明，家中虽有哥哥赵翦、赵通、赵善，但都是老实农民，只知侍弄庄稼，蚕桑，哪通官家之路。为搭救妹妹赵凤，他来到巨鹿郡，无意之中打擂获胜，被奉秦皇之命巡视巨鹿郡的九卿之一郎中令任器看中。赵佗与任器相识，不但使赵佗本人的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而且使赵佗家庭也从此有了转机，日益昌盛起来。一者妹妹赵凤获救，走出郡衙的冷室之门；二者惩治县令刘梦来，使东垣人心大快；三者父亲赵常明走出囹圄之地，复任三老之职，行东垣教民之事；四者赵佗与任器结为莫逆之交，拜为兄弟；五者赵佗随任器离开生育他，养育他十几年的东垣，跋涉数千里来到京都咸阳城。更为赵佗不忘任器知遇之恩的是，受任器推荐，赵佗担任了秦皇出巡的侍卫官，并由此迁至副将之职；

娶右丞相独生女儿玉惠为妻；秦皇还赐予了赵佗府第。他不但成家而且还立了业，成为大秦朝不可多得的上将之一。当秦皇要攻打岭南之时，比武场上，赵佗艺压群雄，靠自己的文韬武略，获得了进军岭南五十万秦军的副帅之职，与老将军屠睢并肩进击岭南。如今，岭南已为秦军攻破，秦朝江山一统。回顾走过的路，赵佗首先应该感激和报答的是统帅任嚣大哥。真可谓：生佗者父母，扶赵佗走上辉煌征程者乃任嚣也。

是机遇加本身的文韬武略，才使得赵佗有了今天的成就。也正是任嚣慧眼识真杰，使赵佗冲破人生尴尬困惑的境遇，接受了阳光雨露，茁壮成长，成为秦朝江山社稷内的栋梁之材。如果没有巨鹿郡打擂与郎中令任嚣相遇之天赐机遇，或许赵佗至今仍是磨盘石下的嫩草，无论如何是冲不出磨盘石压抑的，永远走不出窒人生存的困惑，磨难之地。即使苍天有眼，使他走出人生困境，最多只能做个为人看家护院或挎着长刀满城跑的捕快差事儿，别的他还能得到什么呢？只有任嚣这样的贤达之士，唯才是举，把他推荐到秦皇身边，使他具备了发挥个人才能的天地。在长达六年之久的岭南之役中，使赵佗文韬武略得到进一步表现。

“任大哥，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呢？百越已平，我们是不是该回咸阳了吧？”赵佗提起马缰，望着蓝天白云，仿佛压在他肩上的千斤巨石已经卸下，整个身心轻松了许多。此时此刻，他和任嚣以及几十万秦军，等待的是秦皇下达诏令，大军将从岭南返回咸阳，这是他六年来风餐露宿南越之地的唯一愿望。

“佗老弟，这事儿很难说呀！俗话说，‘天命有常，人事无常’。以我看，南越虽平，这只是秦皇陛下一统江山的第一步。就像你当年攻取闽中之地一样，平了闽中，你老弟一个建议，秦皇陛下不是就在闽中设立了闽中郡吗？”任嚣说到这儿，有意提了提马缰，看着赵佗接着说道：“百越之地东西千万里之遥，物产丰富，只是百越的百姓愚昧落后，尚有待开发教化，一旦派人治理，与

大秦朝有百利而无一害呀！更何况，百越攻克之后，我曾向秦皇陛下上书，百越既为国之疆土，何不在此设郡建县，教化百越黎民，使之与汉通，这可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呀！一句话，咱们是军人，秦皇陛下的诏令就是天条，作为一军之将，唯令是听，唯命是从，决无二话。”

任嚣的话说到这里，赵佗似乎已经明白了其中之理。这数十万大军是凯旋咸阳，还是就地驻守，只有秦皇陛下知道。因为秦皇陛下是主宰九洲之主。“任大哥，人贵相知，秦皇陛下如果下诏令让大哥留在百越，那么，我赵佗二话不说，还留在大哥身边，大哥以为如何？”赵佗用认真的目光看了看任嚣说道。

任嚣笑了笑说：“佗老弟，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你我自从巨鹿一见，便结为弟兄，从此情同手足，实在是难得呀！”

赵佗赞同地点了点头。他抬起头，望着远方的青山白云，心中叹道：想当年，我在巨鹿郡欲搭救妹妹赵凤，走投无路时，决意与不可一世的铁三比武。因为他太狂妄了，如果当初我不上台打擂，与铁三搏击，现在怎么会成为数十万秦军的副帅呢？又怎么可能与堂堂右丞相的千金小姐玉惠姑娘成为百年之好？更不可能远离生我养育我的东垣故乡，离开滹沱河畔，做岭南之客？看来，任大哥说得很对，天命有常，而人事无常，谁又能想到明天我和任大哥会到哪儿呢？现在单于作乱，北方不宁，秦皇陛下会不会下诏令让我与任大哥挥军北上，与单于一战呢？

跟在任嚣与赵佗身后的张涛等听到他们的话，一致说道：“禀告大将军，不管怎么样，今后你们到哪儿，我等跟到哪儿！甘苦与共，生死相依，只要能做你们的部下，就心满意足了。”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之事，只是秦皇陛下诏令不可违。一旦我与众将军天各一方，即使朝朝暮暮不在一起，我们也仍然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不能忘却这段万金难买的情谊，大家认为若何？”任嚣回头向张涛、王虎、周克等将军们说道。

“统帅放心，吾等终生难忘！”张涛等齐声说道。

“不过，作为一军统帅，作为你们的大哥，我任器还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现在，我们身居百越之地，一时难以解决，这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每每思之，我任器于心不安呀！”任器是个极重感情的统帅，在征服百越中，他手下的上百名战将们置生死于不顾，屡建奇功，斩首簿上字字是血，字字千斤重啊！

“任大哥，是什么事使你心中不安啊？”赵佗问道。

“是啊，统帅大哥，我们倒不觉得你有什么对不住我们的地方，请统帅明讲。”张涛等不解地问道。

“除了副帅赵佗老弟，张涛、王虎、周克、赵子山还有蒋平、方亮，你们说，我只顾了让你们打仗，你们至今孑身一人，尚未娶妻成家，这难道让我任器心中能安吗？这是我作为统军主帅欠你们的情啊！”任器认真而又严肃地说。

张涛等听后纷纷大笑起来。

“禀告统帅，我们只顾了冲冲杀杀，早把成家立业，儿女情长忘到身后了！统帅若不提，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些呢？”张涛笑着说道。

“这哪是统帅的责任啊！列位将军十分明白，百越之地，人烟稀少，又无像样的女子。况且，连话都听不懂，风俗习惯又不一样，怎么能够与这些蛮夷人通婚成家呢？看来，我们只有回到咸阳，在这里想也不顶用！这，不怪统帅，只怪这里不是咸阳城！”赵子山仍旧用比别人高出许多的大嗓门说道。

这时，一匹快马奔驰而来，那骑士从马上跳下来，快步趋向任器。施礼道：“启禀统帅，从咸阳来了四匹快马，他们奉秦皇陛下诏令，请统帅回番禺城听令。”

任器勒住马缰，向众将官说道：“走，咱们回番禺。”

任器与赵佗等回到番禺，在帅帐按各自位置刚刚就位，那从咸阳来的四个差官便走进帅帐。从他们的样子看，人们断定，此

诏令非同寻常。任嚣与赵佗退离帅位，侍于两侧。

“统帅任嚣接诏！”一差官立于帅帐主位大声宣道。

“任嚣接诏！”任嚣与赵佗等俱跪伏于帅帐两侧，任嚣答道。

差官用威仪的目光扫视帅帐左右，宣道：大秦国皇帝诏令：

朕自二十八年传诏令大将屠睢、赵佗率五十万大军征讨百越之地，历经百战，时三年之期，占据百越之要冲番禺，此乃朕之大福也！屠睢元帅遭越人诛杀，壮死沙场，朕为之甚感不安也！按朕之新颁律令，屠睢元帅之遗属已赏赐丰厚俸禄，仅此慰安屠睢将军之亡灵！后监御史史禄奉诏率士卒凿开灵渠，使其通粮道，朕之军入岭南乘舟即入，免肩扛背驮之辛劳！任嚣统帅入百越以来，与副帅赵佗同心作战，率朕之铁军，势若破竹。仅此半年，便胜取百越之地，诛杀君长译吁宋，戮大将桀骏等逆贼，百越从此归朕之江山一统，犹显朕之威武也！朕为秦之始皇，谨表谢意！为大彰统帅任嚣、副帅赵佗之功于千秋，朕已传诏，令御史大书汝等之倚天之功，此碑石已在咸阳正德殿之侧落成，供朕与朝中文武百官入朝前瞻仰。

百越已定，朕十分愉悦。朕之疆土，东与南至海，西至漠边，北至单于，数万里之阔。为开创镇守百越之地，朕诏令天下，百越今分三郡：南海、象、桂林郡。三郡皆有南海郡典之，军政听凭南海郡总管。南海郡设尉不设守，军令为一，军令为首，由尉主之。任嚣忠心于朕，胸藏王侯之略，堪任南海郡尉事；孟璐乃朕之近臣，为朕屡建奇功，虽在平定百越六年之中，未入百越之地，其人颇通韬略，朕令之为南海郡长史，专事军兵，守卫之镇守事，诸事须经南海尉任嚣允准，方可行事；刘逸乃朕百官中老臣，忠心侍朕，向无大错。朕令其为桂林郡尉；王臣士为长史，佐之；朕令方弼为象郡尉，刘其山为长史，佐之。依据龙川险重，朕令副帅赵佗为南海郡之龙川县县令；其副将张涛为县丞；王平为

县尉；余下人干由郡尉任器任命；朕令王文瑞为番禺县县令；宋奇为县丞；周武为县尉；朕令周克长为博罗县县令；朱义为县丞；刘山为县尉；朕令张泰为揭阳县县令；萧子义为县丞；岳山为县尉；朕令孔承嗣为四会县县令；董明仁为县丞；向天恭为县尉；朕令临毅为临尘县县令；左继嗣为县丞；平孟长为县尉；朕令周宽为象林县县令；齐玉宝为县丞；马代为县尉；朕令申士琳为布山县县令；陈国海为县丞；姜大洲为县尉……

以上仅为朕第一次诏令南海、桂林、象三郡中之属县任命之职，朕岭南百越之地今托命于南海尉任器矣！因百越之地距咸阳之遥，诸事任器尉可自主其权，可先斩后奏，朕决不责怪。以上诏令官职人干，俱要忠心于朕，朕之新土百越之地，全赖诸官之力，精诚一心，甘苦如一，耕种疆土，教化黎民，忠心侍朕，朕将加恩于诸官。

谨此诏令，令到即效，不可违忤。

大秦朝皇帝诏令于三十三年

送走了四个差官，任器满脸愁色，坐于帅位上，低着头，两手拍打着头，一句话也没说。还能说什么呢？诏令已出，谁敢忤逆？

赵佗一手攥紧了剑柄，强笑了一下，向任器施礼道：“任大哥，赵佗告退！”

任器头也没抬，挥了挥手，说道：“佗老弟你暂且退下，让我清静一阵再说！”

王虎向来心直口快、双脚跺地，两眼圆睁怒道：“这他妈的是什么诏令！副帅居越六载，在战场上建立多少功劳，身为五十万军的副帅，好不容易平定了百越，有功者得不到赏识，什么他妈的孟璐！他凭什么当长史，我王虎誓死不服！”

号称马上飞的大将赵子山，唰地抽出长剑，说道：“长史之职

非副帅不可！孟璐那龟儿子要居长史之职，要先尝尝我手中的双剑！如果连我赵子山这双剑前过不去，他就别想当南海长史！”

“老子今为副帅鸣不平！副帅不居长史之位，我甘愿弃甲归故里，我才他妈的不坐那县丞之职！”董明仁怒火攻心，这明明小视副帅。一个统军五十万的副帅，冲杀百越六年，功成之后，竟委任个小小的县令，岂不是天大的不公？上天莫非有眼无珠乎！他失去理性，冲到帅案前、拍着帅案大声接着说道。

“统帅，我张涛实在难忍！二十八年初征南越时，秦皇陛下诏令百官挑选统军副帅，我们赵大哥，力克群雄，靠一身本事，担任了五十万征讨百越的副帅之职，那时，他孟璐上哪儿去啦！是不是吓得钻到他娘的裤裆里躲起来了！呃，现在百越之地已平，吾等拚死冲杀，把脑袋拴在腰袋上！大家想想，这容易吗？他孟璐凭哪一点能坐长史之位？是不是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吾张涛愿与各将官一同上书，换孟璐长史之职，有副帅取之。否则，他孟璐来到百越，决没有他的好果子吃！”

周克在帅帐内徘徊半天，皱着眉头，看了看左右为难的统帅任器，一字一个钉儿似地说道：“孟璐，这个人，我周克从来没有见过，不知道他到底长了一副什么样的尊容，也不知道他凭什么受到了天子的宠爱，大家谁也别上火，我看这样，他不是坐了长史之位吗，以副帅为首，仅南海郡内几个县令为序，他如果能胜过我们这几个县令手中的兵器，我们心甘情愿听他长史的调遣。否则，别怪我们对他不尊！我看，这比向天子上书要来得快！而且，他孟璐也不丢面子，输了，乖乖的啥也别说，打起铺盖卷儿，该他妈的上哪儿，就回哪猫着去，别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令长命短的，大家以为若何？”

“周将军，杀鸡焉能用牛刀耳！副帅勇冠三军，想当年取桀骏之首，易如反掌！再说，副帅此时此刻心里一定窝火，大家不要惊动他，只我们几个弟兄这一关，怕是他孟璐也过不去！”一大将

心平气和地说。

“大家啥也别说了，诏令已下，说不定今明两天孟璐他们就到番禺了，容我考虑考虑，千万不可胡来，我们切不可小节而失大功！请各位暂且回去。天要塌下来，首先由我任器为你们顶着，大家退下吧！”任器抬起头，离开帅位，走到张涛等众将官面前说道。

张涛点了点头，心中想，我先去看看副帅，他此时此刻，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其他将官骂骂咧咧地纷纷退出任器的帅帐。

赵佗离开帅帐，黑仓着脸走进属于他副帅的帐房内。

侍从见他进帐，脸上颇为高兴，便悄悄为赵佗侍水。“副帅大人，你和主帅大人们骑马出去半天，到哪去来？”侍从一边侍水，一边斜睨着赵佗的脸问道。

“没什么，仗打完了，随便查看一下营帐。”赵佗放下长剑，坐在木几上，淡淡地说道。

“副帅大人，以小的看，蛮夷这地方不好，天太热，又常下雨，潮湿起来，令人……”侍从仍像往常一样接着说。

“唉呀，我一回来你就唠唠叨叨，你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赵佗从木几上站起来，推开水杯说道。

“是！大人，小的这就退下。”侍从见赵佗不知从哪来的无名之火，急忙退出帐房。

见侍从出去，赵佗徘徊着扪心自问道，赵佗呀赵佗，你这是怎么啦？想当年在五台三松堂学艺时，柳先师是如何教诲的？柳先师乃赵国搏击大将，秦国当时闻之丧胆。一条离间计，柳先师仗剑冲出邯郸，流落五台三松之地，抛却的就是名利二字。宋先师为秦国出谋划策，灭六国，强秦国，功高日月。是宋先师洞明世事，激流勇退，退隐五台之地，距咸阳千里之遥。虽秦皇下诏召他，终不再为秦朝谋事。他老人家自愿扔掉的也是名利二字。更

何况，我赵佗，家中多难事，若不是受柳先师、宋先师教诲和授艺，我岂能走出三松之地！任大哥在巨鹿仗义提携，使我得出灾难之中，自跟随任大哥到咸阳后，秦皇赐予府第，右丞相以千金独生女儿玉惠与我缔婚。如今，玉惠已为我生下公子赵始。人应该有欲望，欲望世间美事，欲望出人头地，欲望钱财和名利，现在的我赵佗，比之数年以前，岂不是天地之变？……

罢了罢了，柳先师，宋先师真言教我，我岂能忘怀，而追逐名利？任大哥于危难之中救我，使我的爹爹、妹妹幸免于囹圄之中，这些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我永世报答不尽，岂能因此再给任大哥增加烦躁。古人云，“胸怀豁达者，必能容大事”。当龙川县令也不是一件易事，要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怕也是一件难事。这几年，马上马下，我只习得柳先师所传之艺，做龙川县令，乃天赐良机，我可以按宋先师教诲，实践其治国安邦之道。这才是我两位先师的心中之愿啊！

我赵佗能够面对强敌，心中不乱，一举制胜对手，使敌人闻风丧胆？今天，为了名利，为了争功，我这是何苦呢？况且，任大哥见我从帅帐内怒气冲天而出，一定心中不安！众位将军们跟随我冲冲杀杀这么多年，我若由此执迷，他们必然发难！我们远离咸阳，岂不难为任大哥？况且，诏令已出，何人能更改？

赵佗在帐内徘徊着，思考着。过一两天，列位将军就要各奔东西，天各一方，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只有天知道。此时天色尚早，我何不告知任大哥，诸位将军在演艺厅再试兵器，作最后一别。

“副帅！秦皇陛下，是什么用意？我们决意为你上书，欲知现在卸磨杀驴，我们何苦当初愿为秦皇陛下拚死拚活效命呢？”张涛一改往常礼仪，径直走进赵佗的副帅帐房，大声说道。

“张将军，此事万万不可！有任统帅做南海尉，诸事可仰仗于他。如若上书，必然忤逆诏令，秦皇陛下岂可不怒？不可！不可！”

依我看，你与我能把龙川偌大的疆土治理好，能为任统帅脸上增光添彩，就是天大的幸事了。”赵佗示意张涛坐下，说道。

任嚣大步跨进帐房，走到赵佗跟前，两眼盯着赵佗，大声说道：“佗老弟、往开处想，我任嚣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一有机遇，作为南海郡之尉，我会向秦皇陛下进言的。龙川绝非常地，非汝不可，一有机遇，大哥是绝对不会忘掉情同手足的兄弟的！”

其实，当着副将张涛的面，任嚣只说出了一半。因为有些话绝不可说破，特别是那夜他与赵佗及诸将对酒赏月之时，他夜观乾象，东井之处，一星明亮耀眼，炽光奔涌，其处之下恰为龙川之地。当时，他执杯在手，心中甚喜，痛饮三杯。他以为自己眼花，故尔未言破此事，本想夜色分明时，再观察一次，以定真伪。恰恰这两天淫雨连绵，且把此事忘到一边。今秦皇陛下传诏。激起众怒，一时乱了方寸，只为赵佗在心中鸣不平。待众将官退出帅帐，他独自又想到了此事。他匆匆来安慰赵佗，他想，倘若如星象所示，龙川非赵佗不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他话中向赵佗透出一种暗示，此机不可泄露。虽然任嚣与赵佗的故乡同为冀州，一个高乐，一个东垣，相距不过四百里之遥，即使如此，任嚣也不会把此事说出口的。这是任嚣目光远大，城府极深的原因所在。

任嚣的话刚刚说完，众将军一齐涌进赵佗帐房内。他们见任嚣在此，一将官越发怒道：“禀告统帅，事不宜迟，我们让侍郎草拟了一书，明人不做暗事，统帅乃一军之主，请统帅过目，张将军，众人都署名画押了，独独少了您！”

“我署名画押！”张涛从赵佗的书案上抽起一笔，从将军手中拿过草拟的署名书，一挥而就，交于任嚣。他不满道：“请统帅过目吧，若无不妥，即刻快马驰往咸阳，呈秦皇陛下定夺！”

任嚣接过众将军的联名呈书，看了看说道：“列位将军，列位兄弟，作为一军之主，今天我可要给大家泼点凉水了！秦皇陛下